

OpenClaw

今年开春，“养龙虾”已成为科技圈最火的话题。此“龙虾”并非海鲜，而是一款名为 OpenClaw 的自主 AI Agent (智能体)。它能根据人的指令，主动操作计算机执行任务，让 AI 不仅“能说会道”，还能“动手干活”。

然而，当“养虾”成为全民热潮，一些“冷思考”也随之而来。当 AI 从“动口”走向“动手”，产业变革的红利究竟流向了谁？对于普通人而言，如何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，拥抱人机交互的未来？

龙虾热背后的冷思考

人人都适合“养虾”吗？



1 “龙虾”能做什么事？

对于宁波的“养虾人”而言，让 AI 真正成为生产力工具，第一步是厘清人机协作的边界——不是让 AI 替代思考，而是在拆解工作任务后，把“有套路可循”的重复劳动交给它执行。

作为一名影视从业者，宁波鄞州尚映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意总监陈亮“入坑”1 个多月，他已经养了 3 只“龙虾”，分别负责音频、图片、视频的处理。它们“各司其职”，将生成的素材“上报”，再由人工操刀剪辑。

“以前，我们用不同的 AI 大模型做图、做视频，需在好几个平台间反复倒腾素材。现在一个窗口就能解决——告诉它‘先用 Nano Banana 生成图片，再用 Seedance 转成视频’，‘龙虾’就能 7×24 小时不间断干活，一觉醒来，作品就躺在文件夹里了。”陈亮说。

在他看来，“龙虾”能替代的恰是影视创作的重复环节，比如为访谈视频“去水词”、删掉画面模糊的“废片”，帮助人解放双手，“但创意构思、情感表达、叙事节奏，还得靠人把关。”

有趣的是，“龙虾”不仅能做事，还能被赋予人设。宁波“多个伙伴”AI 社群创始人李乐源的“龙虾”名叫“多多”，是一个可爱的知性女性，会发来自拍、会用表情包，也会在工作期间“蹦”出俏皮话，堪称“活人感”拉满。

“在筹备 2026 年宁波 AI 春晚时，我们的线下抽奖程序就是交给多多帮忙完成。此外，‘龙虾’还能帮我们整理日报、撰写公众号文章。以后，如果我们想开发一个简单的游戏或网页，只要告知制作方向，它就能调用多个 AI 工具，快速搞定前端设计和后端部署。”李乐源说。

2 哪些人适合“养虾”？

宁波这几位 IT 人士的探索，只是冰山一角。当前，“养虾”已火出科技圈，成为全民参与的 AI 狂欢。上至七旬老人，下至中小学生纷纷排队安装，连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都感叹“现在大家急得不得了，生怕没有养上‘龙虾’”。

热潮之下，一个“灵魂拷问”浮出水面：人人都适合养“龙虾”吗？记者亲身体验了用 Windows 电脑安装 OpenClaw 的过程，发现“龙虾”绝非即装即用的“傻瓜式”工具，要想让它“跑起来”，仍有不少门槛。仅安装就涉及在 PowerShell 中编程。

作为不懂代码的文科生，记者成功在 AI 大模型 Kimi 的指导下解决配置环境变量、检查版本号等技术问题，历经 3 个小时反复调试，好不容易打开 OpenClaw，发现这只是“万里长征的第一步”。

想要让“龙虾”装备更多“技能 (Skill)”，需向 Gemini、Nano Banana 等海外 AI 大模型挨个申请 API 接口，还需为 Token (词元) 付费，哪怕仅做网页查询，都可能出现“一天烧掉 5000 万 token”的“天价账单”。

同时，不少 Skill 都涉及调用电脑的操作权限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埋下重要文件被删改、数据隐私泄露、交易密码被盗用等安全隐患。要想防范风险，还需额外配置硬件或购买云服务；而如果不给权限，它就只能沦为“高级聊天框”。

这笔账到底值不值因人而异。对陈亮而言，他生成 30 条的 1 分钟视频，只需为 Token 支付几百元的费用，而他装“龙虾”

的是一台闲置电脑，自然是成本和安全都可控；至于施寅杰所在的 IT 公司，更是早已做好算力配置、数据隔离、本地部署等措施。

但对于多数跟风“尝鲜”的用户来说，这只“半生不熟”的“龙虾”，未必真正合口味。当热情褪去，第一批“养虾人”已开始卸载，甚至出现“花费 499 元装虾，再花 299 元卸虾”的现象。

在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先进计算与新兴服务研究所副所长赵新奎看来，大众对 OpenClaw 的热捧，折射出一种“错失恐惧”的心理现象，担心跟不上技术革命的浪潮就会落伍。这本身并不是坏事，但要想真正用好技术，还需回归“让工具解决问题”的本质需求——“OpenClaw 的本质，是一个升级版的工作流框架。它把原本需要人工串联的多个步骤，拆解成一个个可调用的技能，再按定义的流程执行。这种‘集成式效率提升’，正是它现阶段最核心的价值。”

赵新奎注意到，网上确实流传着“龙虾”像真人团队一样，在工作群“头脑风暴”达成协作的案例，这也是让公众觉得“奇点”来临的原因，“但这只是美好的愿景，从当前的技术看，Agent 之间的沟通反而会让出错率和不确定性上升，更需要人的谨慎判断。”

在他看来，目前的“龙虾”最适合三类人，一是行业专家，能清晰地把业务流程拆解成原始技能，再分配给 AI 协同；二是 IT 人士，懂得技术的能力边界；三是深谙应用场景的人，知道用哪个 AI 大模型能解决什么问题。

3 “养虾”催生哪些产业？

面对 OpenClaw 激起的“千层浪”，不少业内人士已看到 AI 迈向自主决策时代的未来。

在李乐源看来，OpenClaw 的诞生，将有效降低 IT 人士的创业门槛，让更多“一人公司”成为可能。不过，要想让 OpenClaw 进一步普及，前提是建立完善的安全防控体系，这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监管，也需要龙头企业制定行业标准。

更多的 IT 人看到商业模式的变革。施寅杰认为，当 AI 自主完成“写代码”的功能，未来软件公司的程序员必须掌握“用代码指挥 AI”的技能，为客户提供 Agent 搭建、算力配置、本地化部署等解决问题的增值服务。“在这一波‘龙虾’热度下，最大受益者还是‘卖铲人’。腾讯和阿里等云服务商，成功将业务从企业端拓展至个人消费者，而 MacMini 等硬件更是卖得脱销。对我们来说也起到培育市场的效果，让客户意识到为 Token 付费的重要性。”

在政策红利和产业资源的催化下，“Agent 经济”的兴起，或将引发新一轮生产力革命。猎豹 CEO 傅盛花 14 天训练 8 个 Agent，他判断，未来 80% 的 APP 都会消失，相应的功能都能被 Agent 替代，“那个靠交换或者出卖技能就能获得工作的时代，正在快速过去。”

记者 严瑾

